擒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一

文學部七

力學

朝益暮習管子｜｜｜｜｜小心翼翼不息版管子退身不舍端修業｜｜｜疑今察古管子｜｜者｜之｜不知來者視之往為學日益為道日損老子｜｜｜｜｜｜｜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見歲若月晏子靜處遠慮｜｜｜｜學問不厭不知老之將至君子慎所修晏子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為存國之寶故｜｜｜｜｜

讀書百篇墨子昔者周公旦朝｜｜｜｜夕見七十士

心齋莊子顔回曰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皥天不宜顔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齋也

刳心莊子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焉

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莊子蘧伯玉｜｜｜｜｜｜｜｜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勤志服知莊子惠子曰孔子｜｜｜｜也

若出金石莊子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顔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絶捉襟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

鼓琴樂道

莊子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内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

輮使之然 荀子木直中繩輮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丨丨丨丨也

參省乎己 荀子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丨丨丨丨則知明而行無過矣

一躍十駕 荀子騏驥丨丨不能十步駑馬丨丨功在不舍

金石可鏤 荀子鍥而不舍丨丨丨丨

真積力久 荀子丨丨丨丨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

美七尺之軀 荀子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丨丨丨丨哉

誦數 荀子故丨丨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

惡卧焠掌 荀子有子丨丨而丨丨可謂能自忍矣

如蛻 荀子君子之學丨丨蟠然遷之故其行効其立効其坐効其置顔色出辭氣効無留善無宿問

檃栝不可不謹

荀子乘輿之輪大山之木也示諸檃括三月五月為幬菜敝而不反其常君子之｜｜｜｜也慎之

猶玉之於琢磨 荀子人之於文學也｜｜｜｜｜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為天子寶

焉可息 荀子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哉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壙臯如也嗔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雞跖 呂氏春秋善學者若齊王之食｜也必食

其丨數千而後足雖不足猶若有跖**假長補短**呂氏春秋善學者丨人之丨以丨其丨**人將休不敢休人將臥不敢臥**呂氏春秋甯越中年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丨丨丨吾將丨丨丨丨丨丨吾將丨丨丨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返性游心**淮南子聖人之學也欲以丨丨於初而丨丨於虛也達人之學也欲以通性於遼廓而覺於寂寞也**歲賢愈昨**淮南子聖人無止無以丨丨昔日丨丨也注歲賢今歲勝於昔歲所謂止也愈昨今日勝於昨日無止也**積志委正以趣明師**淮南子名可務立功可彊成故君子丨丨丨丨丨丨丨厲節亢高以絕世俗**刀礱玉錯**揚子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曰未之思矣夫有丨者丨諸有丨者丨諸不礱不錯焉攸用**習是勝非**揚子習乎習以

習非之勝是也況丨丨之丨丨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汲汲皇皇**揚子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丨丨仲尼丨丨其已久矣**斧藻其德**揚子吾未見好丨丨若斧藻其楶者歟**希顏**揚子希驥之馬亦驥之乘也丨丨之人亦顏之徒也**耕道獵德**揚子或曰耕不獲獵不饗耕獵乎曰丨丨而得道丨丨而得德是獲饗也**學海**揚子百川丨丨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顏苦孔卓**揚子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然亦有苦乎曰丨丨丨之丨也**率馬以驥**揚子或問治己曰治己以仲尼或曰治己以仲尼仲尼奚寡也曰丨丨丨丨不亦可乎**潛心於聖**揚子敢問丨丨丨丨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未達一間**見上**三年通一經**揚子古之學者耕且養丨丨丨丨丨今之學也非獨為之

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注言章句華多實少繡其鞶帨見上金玉琴箏鐘鼓笙簧抱朴子夫士以三墳為丨丨五典為丨丨講肄為丨丨百家為丨丨使味道者以辭飽酣德者以義醒超流俗以高蹈軼億代而揚聲以辭飽以義醒見上晝競末景夕照餘輝抱朴子元伯先生者齒在志學固已窮覽六畧旁綜河洛丨丨義和之丨丨丨丨望舒之丨丨道靡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測賣薪給紙筆抱朴子自叙曰伐薪賣之以給紙筆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柴火寫書見上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文中子余小子獲覯成訓勤九載矣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心醉六經目營四海文中亍子遊河間之渚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丨若丨從嚴丨丨丨若丨丨丨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

揚游泳文中子尚書召子仕子使姚義往辭焉曰必不得已署我於蜀或曰僻子曰吾得｜｜｜｜以卒世何患乎僻注嚴君平揚雄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文中子｜｜｜｜｜｜｜惟學矣勤勤於述文中子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用悲夫仇璋進曰然夫子今何｜｜｜｜也子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焉知後之不能用也是蔗是蓘則有豐年行年五十守學彌惇國語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郤縠可｜｜｜｜矣｜｜｜｜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郤縠公從之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國語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曰吾｜｜｜｜｜｜｜｜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作懿戒國語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

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丨丨丨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

讀書欲睡引錐刺股

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丨丨丨丨丨自丨其丨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

簡練以為揣摩見上章

韋編三絕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丨丨丨丨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考

信六藝史記伯夷傳夫學者載籍極博猶｜｜於｜｜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行常帶經史記儒林傳兒寛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寛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及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止息則誦習之按漢書作帶經而鋤三年不觀舍圃史記儒林傳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盖｜｜董仲舒｜｜｜於｜｜｜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漢書楚元王傳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或不寐達旦按向楚元王元孫蒲牒寫書漢書路溫舒傳父為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截以為｜編用｜｜實事求是漢書河間獻王傳修學好古｜｜｜｜注師古曰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

下帷發憤潛心大業漢書董仲舒傳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令後學有所統壹為羣儒首

識亡書三篋漢書張安世傳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

擔薪誦書漢書朱買臣傳買臣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束｜行且｜｜

三冬文史足用漢書東方朔傳年十三學書｜｜｜｜｜｜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

誦四十四萬言見上

唇腐齒落漢書東方朔傳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服膺而不擇

所問非一師漢書夏侯勝傳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簡卿又從

歐陽氏問為學精孰||||也**究壼奥**漢書叙傳皆及告君之門闌|先聖之||按謂陸賈董

仲舒劉向揚雄**枕經籍書**漢書叙傳徒樂||||紆體衡門上無所帶下無所根**究極師**

法後漢書卓茂傳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歷算||||稱為通儒**閉戶講誦**

絶人間事後漢書魯恭傳十五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魯詩||||||||兄弟俱為諸儒所

稱學士爭歸之**牧豕聽經**後漢書承宫傳少孤年八歲為人||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

數百人宫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遂請留門下為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經典既明乃歸家教授

拾薪執苦勤學不倦見上**含味經籍**後漢書郎顗傳光祿大夫江夏黄瓊耽樂

道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當其念至忘所之適**後漢書曹襃傳襃少篤志有大

度結髮傳充業博雅疎通尤好禮士常慨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為漢禮儀晝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丨丨丨丨丨丨丨

問事不休賈長頭 後漢書賈逵傳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丨丨丨丨丨丨丨

不自知亡失衣冠顛隊阬岸 後漢書朱穆傳及壯耽學鋭意講誦或時思至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其父常以為專愚幾不知數馬足穆愈更精篤

閉廬精誦 後漢書樂恢傳恢長好經學事博士焦永永為河東太守恢隨之官丨丨丨丨不交人物

百家衆氏投閒而作 後漢書延篤傳吾嘗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丨丨丨丨丨丨丨洋洋乎其盈耳也渙爛兮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不知世之

有人已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
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況也
持竿誦經潦水流麥
後漢書高鳳傳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為書
生家以農畝為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
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丨丨丨丨不
覺丨丨丨丨妻還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為名儒乃教
授業於西
唐山中
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
魏志武帝紀注魏
書曰是以創造大
業文武並施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晝則講武策夜
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
采梠負販挾持經書
魏志王朗傳注魏畧曰董遇字季
直性質納而好學興平關中擾亂
與兄季中依將軍段煨丨丨丨丨丨而常丨
丨丨丨投閑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
三餘
魏志王
朗傳注
魏畧曰董遇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
日遇言當以丨丨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

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由是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

百遍義自見見上

年踰八十手自校書蜀志向朗傳朗潛心典籍孜孜不倦丨丨丨丨猶丨丨丨丨丨刊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年時事以是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

欣然獨笑以忘寢食蜀志譙周傳周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丨丨丨丨丨丨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徧視也留

鑽鑿推求畧皆寓目蜀志郤正傳正安貧好學博覽墳籍弱冠能屬文入為秘書吏轉為令史遷郎至令性澹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揚班傅張蔡之儔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丨丨丨丨丨

畢覽百家吳志三嗣主傳孫休銳意於典籍欲丨丨丨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唯此時

舍書

寫畢讀徧 吳志闞澤傳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丨既丨誦丨亦丨

非復吳下阿蒙 吳志呂蒙傳注江表傳曰蒙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後魯肅上代周瑜過蒙言議常欲受屈肅撫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畧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丨丨丨丨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今喻何一稱穰侯乎

習經於桴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 吳志虞翻傳注翻別傳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折安語兒 吳志虞翻傳注吳書曰孫策謂翻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語我東方人多才耳但恨學問不博語議之間有所不及耳孤意猶謂未耳卿博學洽聞故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丨丨中國丨丨

左傳癖 晉書杜預傳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和嶠頗聚斂預嘗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

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辭對曰臣有｜｜｜

畫地成圖左右屬目晉書張華傳華強記默識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帝甚異之時比之子產

簞食瓢飲披閱不倦晉書安平獻王孚傳孚溫厚廉讓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兄弟處危亡之中｜｜｜｜｜｜｜｜｜而｜｜｜｜｜｜

就人借書手刊其謬晉書齊獻王攸傳攸以禮自拘鮮有過事｜｜｜｜必｜｜｜｜然後反之

百日習一經晉書魏舒傳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為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為己榮乎於是自課｜｜｜｜｜｜因而對策升第

約繩誦書晉書劉寔傳寔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口｜｜博通古今

年同呂望經籍不廢晉書閻纘傳光祿大夫劉寔寒苦自立終

始不良｜｜｜｜｜｜｜默識其要晉書阮瞻傳瞻字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

研求而｜｜｜｜帶經而農晉書皇甫謐傳居貧躬自稼穡｜｜｜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

書淫晉書皇甫謐傳耽玩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就帝借書晉書皇甫謐傳自表｜｜

｜｜帝送車書與之一手自抄寫晉書紀瞻傳瞻性靜默少交遊好讀書或｜｜｜公事

之暇輒讀五經晉書楊方傳初為郡鈴下威儀｜｜｜｜｜｜｜從師受書不

覺日暮晉書王承傳有犯夜者為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

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囊螢照書晉書車氏傳太守王胡之名知人見之於童幼之中謂其

父曰此兒當大興卿門可使專學益恭勤不倦博學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盛數十｜火以｜｜以

夜繼日焉**味義根**晉書劉敏元傳好星歷陰陽術數潛心易學而不好讀史常謂同志曰誦書當||何為費功於浮詞之文易者義之源而爲理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一門七業**晉書劉殷傳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之內||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為盛**折蒲學書忘而失羊**晉書王育傳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為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欷流涕時有暇即||||||||**鑽堅研微**晉書虞喜傳|||有弗及之勤處靜味道無風塵之**志**

丐食誦詩晉書王歡傳安貧樂道專精耽學不營產業常||||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方伯若素士**晉書符朗載記及為||有|||耽翫經籍手不釋卷**息鞍披覽投戈吟咏**宋書禮志昔魏武身親甲胄務在武功猶尚|||||||**志為之逸腸**

為之抽 齊書王僧虔傳見諸元｜｜｜｜｜｜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

隸事 齊書陸澄傳儉在尚書省出巾箱机案雜服飾令學士｜｜｜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各數條并奪物將去按儉王儉

復 酬據精悉一座稱服 齊書崔慰祖傳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辭而｜｜｜｜｜｜｜｜之朓嘆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

班馬復生無以過此 見上

織簾誦書口手不息 齊書沈驎士傳驎士少好學家貧｜｜｜｜｜｜｜｜

累牀誦書 齊書徐伯珍傳少孤貧書竹葉及地學書山水暴至漂溺宅舍邨隣皆奔走伯珍｜｜｜而坐｜｜

讀書隨月握卷升屋 齊書江泌傳泌少貧晝日斫屧夜｜｜｜｜光｜｜不輟

丨丨耕耘雅業梁書武帝紀建國君民立教為首不學將落嘉植靡由朕肇基明命光宅區宇雖丨丨丨傍闡藝文而成器未廣志本猶闕非所以鎔範貴遊納諸軌度思欲式敦讓齒自家刑國今聲訓所漸戎夏同風宜大啟庠斆博延胄子務彼十倫明此三德使陶鈞遠被微言載表

詩癖梁書簡文帝紀雅好題詩其序云余七歲有丨丨長而不倦然傷於輕艷當時號曰宮體

埃塵滿席寂若無人梁書[illegible]愛傳愛少而偏孤事母以孝聞性清介不妄交遊而篤志好學每虛室獨坐遊心墳索而丨丨丨丨

丨丨各疏所憶少帝三事梁書沈約傳約嘗侍讌值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曰栗事多少與約丨丨丨丨丨丨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

手自讎校梁書南平王偉傳世子靜字安仁有美名號為宗室後進有文才而篤志好學既內

足於財多聚經史散書滿席｜｜｜｜

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梁書范岫傳文惠太子之在東宮沈約之徒以文才見引岫亦與焉岫文雖不逮約而名行為時輩所與博涉多通尤悉魏晉以來吉凶故事約嘗稱曰范公好事該博胡廣無以加南鄉范雲謂人曰｜｜｜｜｜｜｜｜｜｜以岫多識前代舊事也

坐睡梁懸枝梧錐握梁書陸倕傳折高戴於后臺異鄉顏乎董帷採三詩於河間訪九師於淮曲術無口傳之書藝

苑囿經籍遊息文藝梁書裴子野傳家傳素業世廣鏗鏘之樂時｜｜而｜｜裁｜｜而｜｜習儒史｜｜｜｜｜｜｜｜

所寫既畢諷誦亦通梁書王僧孺傳家貧常傭書以養母｜｜｜｜｜｜｜｜建武初有詔舉士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表薦秘書丞王暕及僧孺曰前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理尚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為養亦傭書

成學至乃照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鼮鼠有必對之辨竹書無落簡之謬訪對不休質疑斯在

傭書成學 見上

年少何乃不康 梁書朱异傳遍治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弈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詣都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异曰卿｜｜｜｜｜｜异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惟有文藝棊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

坐策經史十事對九 梁書劉顯傳顯好學博涉多通尚書令沈約命駕造焉於｜｜｜顯｜｜｜｜顯｜其｜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也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嘆曰劉郎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王粲謁伯喈必無此對其為名流推賞如此

過於裴顧 梁書劉顯傳顯與河東裴子野南陽劉之遴吳郡顧協連職禁中遞相師友時人莫不慕之顯博聞强記｜｜｜｜時魏人獻

古器有隱起字無能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有滯礙考校年月一字不差高祖甚嘉焉

經史笥梁書許懋傳永元中轉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與司馬褧同志友善僕射江祏甚雅重之號為｜｜｜

以扶自擊梁書沈峻傳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驎士門下積年晝夜自課時或睡寐輒｜｜｜｜其篤志如此

耕耘樵採懷書自隨梁書孔子祛傳少孤貧好學｜｜｜｜｜常｜｜｜間則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

投紙數不登則不休息梁書袁峻傳峻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

燎麻炬從夕達旦梁書劉峻傳峻好學家貧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時或昏睡爇其髮既覺復讀終夜不寐其精力如此齊永明中從桑乾得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

祈借崔慰祖謂之書淫

取二書尋檢一如杳言 梁書劉杳傳約又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即｜｜｜｜｜｜｜｜｜按約沈約

以瓜鎮心 陳書鄭灼傳常蔬食講授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卧｜｜｜｜起便誦讀其篤志如此

我常日耕 南史王韶之傳韶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謂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答曰｜｜｜耳

學府 南史傅昭傳博極古今尤善人物魏晉以來官宦簿伐姻通內外舉而論之無所遺失世稱為｜｜

鐘鳴為限 南史丘仲孚傳仲孚靈鞠從孫也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靈鞠常稱為千里駒也

然糠自照 南史顧歡傳家世寒賤父祖並為農夫歡獨好學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

節讀書或｜｜｜｜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魏書宗室暉業傳暉業少
險薄多興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子史亦頗屬文而慷
慨有志節歷位司空太尉加特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
齊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
曰｜｜｜｜｜｜｜｜｜｜｜｜｜｜鳩集圖籍萬有餘卷
魏書宗室延明傳延明既博極羣書兼有文藻｜｜｜
｜｜｜｜性清儉不營產業與中山王熙及弟臨淮
王彧等並以才學令望有名於世雖風
流造次不及熙彧而稽古淳篤過之年過七十手執
經書刊定乖失魏書張彝傳彝｜｜｜闔門守靜｜
｜｜｜｜｜｜愛好人物善誘無倦
士類以
此高之十猶通六魏書李先傳太祖曰卿既宿士屢歷
名官經學所通何典爲長先對曰臣
才識愚闇少習經史
年荒廢忘｜｜｜｜夢共鬼爭義魏書崔浩傳浩又上
五寅元歷表曰太宗

即位元年勑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尚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復詔臣學天文星歷易式九宫無不盡看至今三十九年晝夜無廢臣稟性弱劣力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乃丨丨丨丨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之後經典絶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歷術者有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悞四千小悞甚多不可言盡臣愍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偽從真宜改誤歷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歷今始成訖謹以奏呈惟恩省察以臣歷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

擔笈負書千里就業 魏書高允傳性好文學丨丨丨丨丨丨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

白首彌勤 魏書趙逸傳性好墳典丨丨丨年踰七十手不釋卷凡所著述詩賦銘頌五十餘篇

兵難之間講誦不廢 魏書宋繇傳雅好儒學雖在丨丨丨丨

丨丨丨丨每聞儒士在門甞宿讀魏書闞駰傳駰博
倒屣出迎停寢政事引談經籍通經傳聰敏過人
三史羣言經目則注記典籍以燭繼晝魏書劉昞傳李
誦時人謂之丨丨
暠私著徵為儒
林祭酒從事中郎暠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治
昞時侍側前請代暠暠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
與卿相值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
手不釋卷暠曰卿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白日且然夜可
休息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欲人重此典籍
將至孔聖稱焉昞何人斯敢不如此
見許其博未許其精魏書李琰之傳琰之少機警善談
經史百家無所不覽朝廷疑事多
所訪質每云崔博而不精劉精而不博我既精且博學
兼二子謂崔光劉芳也論者丨丨丨丨丨當時物
議咸共宗之又自誇文章從姨兄常景笑而不許每休
閑之際恒閉門讀書不交人事甞謂人曰吾所以好讀

書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為聲名勞七尺也此乃天性非為力強

異見異聞心之所願上見豈為聲名勞七尺上見知真師所在魏書徐遵明傳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身長八尺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詣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數月乃私謂其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畧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畧謂遵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千里負帙何去就之甚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曰吾今始｜｜｜｜｜猛畧曰何在遵明乃指心曰正在於此乃詣平原唐遷納之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慰

不出門院凡經六年上見丈夫

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魏書李謐傳每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遂絶跡下帷杜門却掃棄産營書手自删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矣猶括次專家搜比讜議隆冬達曙盛暑通宵雖仲舒不窺園君伯之閉户高氏之遺漂張生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為喻

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魏書自叙收字伯起小字佛助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值四方多難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滎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遂折節讀書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積年牀板為之鋭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

欲與揚子雲周旋北齊書司馬子如傳好讀太玄經注揚雄蜀都賦每云我丨丨丨丨丨丨丨

應奉五行俱下禰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

裴生北齊書裴諏之傳常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嘆曰丨

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於丨丨矣

日思誤書更是一適 北齊書邢邵傳有書甚多而不甚讐挍見人挍書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徧焉能始復挍此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妻弟李季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按邵字子才

遊宴之中卷不離手 北齊書劉逖傳逖遠離鄉家倦於覊旅發憤自勵專精讀書晉陽都會之所霸朝人士攸集咸務於宴集逖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值有文集所未見者輒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其好學如此

識鐏于 周書斛斯徵傳樂有鐏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丨徵見之曰此丨丨也衆勿之信徵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振衆乃歎服徵乃取以合樂焉

旬月不窺戶牖 周書宇文測傳測性沉密少篤學每丨丨丨丨丨丨

燭燼夜有數

升 周書呂思禮傳思禮好學有文才雖務兼軍國而手不釋卷晝理政事夜則讀書令蒼頭執燭｜｜｜｜

｜｜據鞍讀書 周書樊深傳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往常｜｜｜｜至馬驚墜地損折支體終亦不改後除國子博士

自杖 隋書皇甫績傳績三歲而孤為外祖韋孝寬所鞠養嘗與諸外兄博奕孝寬以其惰業督以嚴訓愍績孤幼特捨之績嘆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克躬勵己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三十孝寬聞而對之流涕於是精心好學畧涉經史

學窮書圃 隋書文學傳序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於時作者濟陽江淹吳郡沈約樂安任昉濟陰温子昇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等並｜｜｜｜思極人文縟綵鬱於雲霞逸響振於金石英華秀發波瀾浩蕩筆有餘力詞無竭源方諸張蔡曹王亦名一時之選也

書無不可讀者 隋書王頍傳少好遊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為其

凡題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左傳禮易詩書乃嘆曰｜｜｜｜｜勤學累歲遂通通五經究其旨趣

問一知二 隋書崔賾傳從駕登太行山詔問賾曰何處有羊腸坂賾對曰臣按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荅曰臣按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大為儒者所稱

手抄八千餘紙 北史崔逞傳長謙少與太原王延業俱為著作佐郎監典校書後為青州司馬賦圖城二百日長謙讀書不廢凡｜｜｜｜｜｜天文律歷醫方卜相風角鳥言靡不開解按長謙名懸崔夤子

居無二業 北史盧景裕傳少敏專經為學居拒馬河將一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隨從又避地大寧山不營世事｜｜｜｜唯在注解

累句不盥櫛 舊唐書虞世南傳世南性沉靜寡欲篤志勤學少與兄世基受學於吳郡顧野王經十餘年精

思不倦或｜｜｜｜｜善屬文嘗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已之意又同郡沙門智永善王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

口誦補缺

舊唐書蔣乂傳上嘗登凌煙閣見左壁頹剝文字殘缺每行僅有三五字命錄之以問宰臣宰臣遽受宣無以對即令召入至對曰此聖歷中侍臣圖贊臣皆記憶即於御前｜｜以｜其｜不失一字上嘆曰虞世南暗寫列女傳無以加也

燃木葉照書

舊唐書柳璨傳璨少孤貧好學僻居林泉晝則採樵夜則｜｜｜以｜｜

故事問高仲舒

舊唐書高叡傳子仲舒博通經史尤明三禮及詁訓之書神龍中為相王府大學王甚敬重之開元中累授中書舍人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珽每詢訪故事焉時又有中書舍人崔琳深達政理璟等亦禮焉嘗謂人曰｜｜｜｜｜｜今事問崔琳則又何所疑矣

書癡

舊唐書竇威傳威家世勳貴諸昆弟並尚武藝而威耽玩文史介然自守諸兄哂之謂為｜｜

書空地舊唐書劉仁軌傳劉仁軌汴州尉氏人也少恭謹好學遇隋末喪亂不遑專習每行坐所在輒｜｜｜由是博涉文史

冠履詩禮畋獵史傳舊唐書王方慶傳大王爵高五等邑富千室其為計者在乎修德｜｜｜｜｜｜｜覽古人成敗之所由鑒既往存亡之異跡按此係方慶父弘直諫漢王元諒書中語

李書樓舊唐書李磎傳磎自在臺省聚書至多手不釋卷時人號曰｜｜｜

口舌成瘡手肘成胝舊唐書白居易傳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於｜｜｜｜｜｜｜

夜無然膏默念所記唐書宗室戡傳幼孤年十歲所即好學大寒掇薪自炙｜｜｜｜｜｜｜｜

羈丱即誦書日千言唐書許王素節傳始王雍授雍州牧方｜｜｜｜｜｜｜｜師事徐齊聃淬勉自彊帝愛之

挂漢書

一帙角上行且讀唐書李密傳咸屬讀書聞包愷在緱山往從之以蒲韉乘牛｜｜｜｜｜｜｜｜｜｜越國公楊素適見於道按轡躡其後曰何書生勤如此密識素下拜問所讀曰項羽傳因與語奇之

好此不為倦唐書張文琮傳文琮好自寫書筆不釋手子弟諫止曰吾｜｜｜｜｜

黄卷中方與聖賢對唐書狄仁傑傳為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辯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答曰｜｜｜｜｜｜｜｜｜何暇偶俗吏語邪

觀書不知寢食唐書韋述傳韋述弘機曾孫家厨書二千卷述為兒時誦憶畧徧父景駿景龍中為肥鄉令述從到官元行沖景駿姑子也為時儒宗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行沖異之試與語前世事孰復詳諦如指掌然使屬文受紙輒就行沖曰外家之寶也

未曾一日去書唐書權德輿傳德輿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賦詩積思

經術無不貫綜自始學至老丨丨丨丨丨不輟嘗著論辨漢所以亡西京以張禹東京以胡廣大指有補於世其文雅正贍縟當時公卿侯王功德卓異者皆所銘紀十常七八雖動止無外飾其醞藉風流自然可慕貞元元和間為搢紳羽儀云

晝樵夜讀 唐書馬懷素傳懷素貧無所得資丨丨丨丨輒然以丨書

祿賜多以購書 宋史趙安仁傳嗜讀書丨丨丨丨丨丨丨三館舊闕虞世南北堂書鈔惟安仁家有本真宗命內侍取之嘉其好古手詔褒美

等身書 宋史賈黃中傳父玭嚴毅善教子黃中幼聰悟方五歲玭每旦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丨丨丨

帳頂如墨色 宋史范純仁傳晝夜肄業至夜分不寢置燈帳中丨丨丨丨丨

映月讀書 宋史陸佃傳居貧苦學夜無燈丨丨丨光丨丨

置瓶水加足於上 宋史謝深甫傳少穎悟刻志為學積數年不寐夕則丨丨丨丨丨丨以警困

怠朱萬卷宋史朱昂傳昂少與熊若谷鄧洵美同學朱遵度好讀書人號之為｜｜｜目昂為小萬

卷小萬卷見上近世內譜宋史韓浦傳浦博學善持論詳練臺閣故事多知唐朝氏族與

人談亹亹然可聽號為｜｜｜｜劬書元史敬儼傳家居十餘年痺不能行猶｜｜不廢削柳

為簡元史泰起宗傳起宗生長兵間學書無從得紙父順｜｜｜｜寫以授之成誦削去更書日易

漢書一帙元史黃溍傳同郡吳萊字立夫天資絕人七歲能屬文凡書一經目輒成誦嘗往族父家

｜｜｜｜｜以去族父迫扣之萊琅然而誦不遺一字三易他編皆如之刮摩淬礪日長

月益元史吳師道傳因讀宋儒真德秀遺書乃幡然有志於為己之學｜｜｜｜｜｜拾樹

葉代書簡郭憲洞冥紀董謁字仲元武都郡邑人也少好學嘗遊山澤負挾圖書患其繁重家貧｜

丨丨以丨丨丨丨言其易卷懷也編荆為牀聚鳥獸毛以寢其上

愈愚 劉向說苑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丨丨故善材之幼者必勤於學問以修其性

厲心 劉向說苑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丨丨

學積成聖 劉向說苑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丨丨丨丨則富貴尊顯至焉

糞心 劉向說苑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丨丨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

何不炳燭 劉向說苑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丨丨丨丨乎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括羽鏃礪 劉向說苑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請以汝

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交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為乎孔子曰丨而丨之丨而砥丨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公明宣三學

劉向說苑丨丨丨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叱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丨者丨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躬自寫乃當十遍讀

桓譚新論高君孟頗知律令嘗自伏寫書郎署以其老欲代之不肯云我丨丨丨

丨丨丨丨讀書三壁丈如貫虹 黄憲天祿閣外史淮南漢之宗室也丨丨丨丨丨丨丨

入聖室 王充論衡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鼈其尤甚者觀蛟龍足行跡殊故所見之物異也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諮文深者丨丨丨觀秘書故入道彌深所見彌大

心之白日 徐幹中論民之初載其朦未知譬如寶在於元室有所求而不見向日照焉則羣物斯辨矣學者丨丨丨也

獨觀大畧 王粲英雄記諸葛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遊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丨丨其丨丨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

穿壁引光 葛洪西京雜記匡衡字稚圭勤學而無燭隣舍有燭而不逮衡乃丨丨丨其丨以書映光而讀之邑人大姓文不識家富多書衡乃與其傭作而不求償主人怪問衡衡曰願

得主人書遍讀之主人感嘆資給以書遂成大學

樹皮編帙 王嘉拾遺記張儀蘇秦同志好學遇見墳典行途無所題記以墨書掌及股夜還寫之折竹為簡二人每假食於路剝丨丨以為書丨以盛天下良書

墨書掌股 見上

懷中竹牒 王嘉拾遺記劉向挍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登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烟然因以見向向請問姓名云我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丨丨丨丨有天文地圖之書

青藜吹煙 見上

削荊為筆尅汁為墨 王嘉拾遺記任末年十四時學無常師負笈不遠嶮阻每言人而不學則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菴丨丨丨丨丨樹丨丨丨夜則映月望星暗則縛麻蒿以自照觀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

入室生 王嘉拾遺記薛夏天水人也博學絕倫魏文帝與之

講論終日不息應對如流無有凝滯帝曰昔公孫龍稱為辨捷而迂誕誣妄今子所說非聖人之言不談子游子夏之儔不能過也若仲尼在魏復為入室焉帝手制書與夏題云丨丨丨

囈語通周易

王嘉拾遺記呂蒙入吳吳主勸其學業蒙乃博覽羣籍以易為宗常在孫策座上酣醉忽卧於夢中誦周易一部俄而驚起衆座皆云呂蒙丨丨丨丨丨

饋貧糧

劉勰文心雕龍然則博聞為丨丨之丨貫一為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情纏典素

劉晝新論夫還鄉者心務見家不可以一步至也慕學者丨丨丨丨不可以一讀能也

春華秋實

顏氏家訓夫學者猶種樹也丨玩其丨丨登其丨講論文章春華也修身利行秋實也

買荻燃明

顏氏家訓梁世彭城劉綺交州刺史勃之孫早孤家貧燈燭難辦常丨丨尺寸折之丨丨夜讀

筆頭盈瓮

劉餗隋唐嘉話虞監草行本師於釋智永嘗樓上學

書業成方下其所棄｜｜至｜｜

讀離騷半月如齋　馮贄雲仙雜記錢芸生好｜｜｜手不暇揭忘其肉味｜｜｜｜

吹火照書　王仁裕開元遺事蘇頲少不得父意常與僕夫雜處而好學不倦每欲讀書又患無燈燭常於馬廄竈中旋｜｜｜光｜｜誦焉其苦學如此後至相位

周禮庫　孫光憲北夢瑣言唐李浩尚書福相之子以開元初及第亦為小文好著述朝廷重其博學禮樂之事諮稟之時人號為｜｜｜蓋籍於舊典也

三上　歐陽修歸田錄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語僚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卧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辭蓋未嘗頃刻釋卷也謝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廁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聞於遠近其篤學如此余因謂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乃馬上枕上廁上也蓋惟此尤可以屬思爾

次日不盥　馬令南唐書儒者傳劉洞廬陵人也

少遊廬山學詩於陳肥精思不懈至||||

一策一杯葉夢得避暑錄話孫龍圖莘老喜讀書晚年病目乃擇卒伍中識字稍解事者二人使其子端取西漢左氏等數書授以句讀每暝目危坐室中命二人更讀於旁終||||則易一人飲之酒||使退卒亦自喜不難

晝夜苦學昏怠輒以水沃面朱子名臣言行錄公處南都學舍||五年未嘗解衣就寢夜或||||||往往饘粥不充日昃始食同舍生或饋珍膳皆拒不受按公范仲淹

朱黄不去手陸游南唐書徐鍇傳既久處集賢||||||非莫不出

肘不離案三十年羅大經鶴林玉露胡澹菴見揚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横浦寓城西寶界南其寢室有短窗每日昧爽輒抱書立窗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洎北歸窗下石上雙趺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為學苦如此然

瓤山盖少年事無垢乃晩年尤難也

論驢故事 陶宗儀輟耕錄吾鄉呂徽之先生家仙居萬山中博學能詩文問無不知者而安貧樂道常逃其名耕漁以自給一日先生與陳剛中治中遇於道治中策蹇驢時猶布衣見先生風神高簡問曰得非呂徽之乎曰然足下非陳剛中乎曰然握手若平生懽共｜｜｜｜先生言一事治中答一事互至四十餘事治中止矣先生曰我尚記得有某出某書某出某傳又三十餘事治中深敬之

不學

多暇日 荀子其為人也｜｜｜者其出入不遠矣 盲辨色聾辨聲 荀子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以｜｜｜也 未如肬贅 荀子孔子曰如垤而進吾與之如垤而止吾已

矣今學曾｜｜｜｜則具然欲為人師聞不若聾見不若盲言不若爽知不若狂呂氏春秋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寶行良道一而弗復呂氏春秋今有寶劍良馬於此玩之不厭視之無倦｜｜｜｜｜｜｜欲身之安也名之章也不亦難乎學山不至於山揚子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而｜｜｜｜是故惡夫畫也注畫止寡聞無約寡見無卓揚子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則｜｜也｜｜則｜｜也擿埴索塗揚子熒魂曠枯糟莩曠沉｜｜｜宜行而已矣摭華不食實揚子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或曰亦有疾乎曰｜我｜而｜｜我｜顧魚無網抱朴子夫不學而求知猶

｜｜而｜｜焉心雖勤而無獲矣**不知五經名目**抱朴子｜｜｜｜之｜｜而享儒官之祿**問具山敖山**國語范獻子聘於魯｜｜｜｜｜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比蔭人而況君子之學乎**以耳食**史記六國表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無異悲夫**保殘守缺**漢書楚元王傳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皇天報下神雀**漢書循吏傳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

吏多知鷃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畧微信奇怪也

筆不點牘辭不辯心 後漢書陽球傳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筲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微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

假手請字 見上

別字 後漢書尹敏傳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頗類世俗之辭

語輒自謂倿身 魏志毛皇后傳父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明帝令朝臣會其家其容止舉動甚蚩騃｜｜｜｜

｜鬻魚蝦鮓未可致 晉書虞嘯父傳為孝武帝所親愛嘗侍飲宴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邪嘯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溫｜｜｜｜｜｜｜尋當有所上獻帝大笑

此

正是我　宋書宗室韞傳韞人才凡鄙以有宣城之勲特為太宗所寵在湘州及雍州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玩甞以此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不解畫者指韞形像問曰此何人而在轝上韞曰丨丨丨其庸鄙如此

營道無烈心　宋書宗室義綦傳元嘉六年封營道縣侯凡鄙無識知每為始興王濬凡弟所戲弄濬常謂義綦曰陸士衡詩云丨丨丨丨丨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義綦曰下官初不識何忽見苦其庸塞可笑類如此

項羽千敗　宋書南郡王義宣傳義宣既入城猶出聽事見客左右翟靈寶誡使慰撫衆賓以臧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為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忘靈寶之言誤云丨丨丨丨衆咸掩口而笑

恍若迷途失偶黶如深夜撤燭　宋書顏延之傳若呻吟於墻室之内喧囂於黨輩之間竊議以迷寡聞妲語以敵要說是短算所出而非

長見所上適值尊明臨座稠覽博論而言不入於高聽人見棄於衆視則｜｜｜｜｜｜｜｜｜｜｜｜｜衒聲茹氣腆嘿而歸豈識向之夸漫祇足以成今之沮喪耶

何不還合朔日 宋書阮佃夫傳嘗值正旦應合朔尚書奏還元會佃夫曰元正慶會國之大禮｜｜｜｜｜｜耶其不稽古如此

太傅是誰吾不識也 齊書張敬兒傳敬兒於襄陽城西起宅聚財貨又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立臺綱紀諫曰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

不䋠通人 梁書任昉傳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於｜｜聲未遒於雲閣

唯作大諾 梁書陳伯之傳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辭訟｜｜｜｜而已有事典籤傳口語與奪決於主者

典籤傳口語 見上

每在公宴必強賦詩 梁書胡僧祐傳性好讀書不解緝綴然｜｜｜｜｜｜｜｜文詞鄙俚多被嘲謔僧祐怡

然自若謂已實工矜伐愈甚

無為作才語見向南史彭城王義康傳素無術學衣淑嘗誚義康義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拜袞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

檢覓鳳毛南史謝超宗傳選補新安王子鸞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座出侯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罄之家復有異物耶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旦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還內道隆謂｜｜｜｜至閤待不得乃去按齊書謝超宗傳無時右衛將軍劉道隆以下數語

託云沈約便句句嗟稱南史柳惲傳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有虞訥者見而詆之惲乃一旦焚毀更為詩示焉｜｜｜｜訥｜｜｜｜｜無字不善惲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

所識不過十字南史呂義之傳

義之不知書丨丨丨丨丨丨

不免面墻 魏書廣陵王羽傳高祖引陸叡元贊等於前曰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書朕聞此深用憮然今知書者甚衆豈皆聖人朕自行禮九年置官三載正欲開導北人致之禮教朕為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孫博見多知若永居恒北值不好文主卿等子孫丨丨丨丨也陸叡對曰實如明詔金氏若不入仕漢朝七世知名亦不可得也高祖大悅

友人與之書而不能答 魏書傅永傳年二十餘有丨丨丨丨丨丨丨請於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為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筆

何處龍見 北齊書高阿那肱傳尚書郎中源師嘗諮肱云龍見當雩問師云丨丨丨丨作何物顏色師云此是龍星見須雩祭非是真龍見肱云漢兒强知星宿其墻面如此

穴處 北史甾紹傳年十八給事鎮府嘗使洛陽見京都禮義之美還謂同僚曰徒知邊備尚武以圖富貴不謂大學身之寶也

生世不學其猶丨丨何所見焉作屋況字北史斛律金傳金性質直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為金從其便易猶以為難司馬子如教為金字丨丨丨之其丨乃就何須作書傳雅語北史李密傳密共化及隔水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皁隷破野頭耳父與兄弟皆受隋恩豈容躬行殺虐今若速來歸義尚可全後嗣化及默然俯仰良久乃瞋目大言曰共你論相殺事丨丨丨丨丨丨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懦如此忽欲圖帝王吾當折杖驅之按何須作書傳雅語隋書作何須作書語八十宗北史徐遵明傳遵明見鄭康成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丨丨丨因曲為之說其僻也皆如此河南將軍晉無此號北史熊安生傳安生在山東時歲歲遊講從之者傾郡縣或誑之曰某村古塚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去七十二世舊有碑為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吏鄭大讙判之曰七十二

世乃是羲皇上人｜｜｜｜｜｜｜｜許非理記安生率其族向塚而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徐之才諱雄和士開諱安乃稱髑髏生羣公哂之

髑髏生見丄獸亦不識字而能髑邪

舊唐書侯思止傳貧窮不能理生業乃樂事渤海高元禮家性無賴詭譎時恒州刺史裴貞扶一判司則天將不利王室羅反之徒已興矣判司教思止說游擊將軍高元禮因請狀乃告舒王元名及裴貞及周興按之並族滅授思止游擊將軍元禮懼而曲媚引與同坐呼為侯大曰國家用人以不次若言侯大不識字即奏云獬豸｜｜｜｜｜｜｜｜則天果如其言思止以獬豸對之則天大悅

賜絹買經史

舊唐書隴西王博乂傳絃歌自娛驕侈無比與其弟渤海王奉慈俱為高祖所鄙帝謂曰我怨讎有善猶擢以不次況於親戚而不委任聞汝等惟昵近小人好為不軌先王墳典不聞習學今｜｜二百匹可各｜｜｜習

讀務為善事

伏獵侍郎 舊唐書嚴挺之傳林甫引蕭炅為户部侍郎嘗與挺之同行慶弔客次有禮記蕭炅讀之曰蒸嘗伏獵炅早從官無學術不識伏臘之意誤讀之挺之戲問炅對如初挺之白九齡曰省中豈有丨丨丨丨

杕杜 舊唐書李林甫傳自無學術僅能秉筆有才名於時者尤忌之而郭愼微苑咸文士之闒茸者代為題尺林甫典選部時選人嚴迥判語有用杕杜二字者林甫不識杕字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云丨丨何也陟俛首不敢言

弄麞 舊唐書李林甫傳太常少卿姜度林甫舅子度妾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丨丨之慶客視之掩口

曳白 舊唐書苗晉卿傳晉卿及同列侍郎宋遙主文選天寶一載御史中丞張倚男奭參選晉卿與遙以倚初承恩欲悅附之考選人判等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科奭在其首衆知奭不讀書論議紛然明皇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樓親試登第者十無一二而奭手持試紙竟日不下一

字時謂之||

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於挂壁 舊唐書揚綰傳從此積弊浸轉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

汶字碑 五代史唐臣傳明宗問誰可相者安重誨以崔協對任圜前爭曰重誨未諳朝廷人物為人所賣天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為|||臣以陛下誤加採擢無功幸進此不知書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笑端

霍光傳不可不讀 宋史寇準傳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其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爾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罷還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讀未終紙欠伸思睡 宋史王曙傳司馬光嘗語人曰自我為資治通鑑人多欲求觀|||一

丨已丨丨丨丨能閲之終篇者惟王勝之耳按勝之曙孫益柔子**不識岢字至分為兩**金史赤盞合喜傳初大兵圍汴司諫陳岢屢上封事言得失切中時病合喜大怒召入省呼其名責之曰子為陳山可耶果如子言能退大敵我當世世與若為奴聞者無不竊笑蓋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耳**雀兒參政**金史斜卯愛實傳合周性好作詩詞語鄙俚人采其語以為戲笑因自草括粟榜文有雀無翅兒不飛蛇無頭兒不行等語以兩作兒掾史知之不敢易也京城目之曰丨丨丨丨**飯坑酒囊**王充論衡人生稟五常之性好道樂學故辨於物今則不然飽食快飲慮深求臥腹為丨丨腸為丨丨是則物也**鸚鵡能言之類**王充論衡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讀詩諷術雖千篇以上丨丨丨丨丨丨也衍傳書之意出膏腴之辭非倜儻之才不能任也**以賄玷精以乏易計**王符潛夫論當

世學士恒以萬計而究塗者無數十焉其故
何也其富者則｜｜｜｜貧者則｜｜｜｜無異女史

誦詩内竪傳令徐幹中論凡學者大義為先物名為後
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
務於物名詳於器械考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
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乎｜｜｜｜｜｜
也｜｜

蒙然張口如坐雲霧顔氏家訓人生在世會當有
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
計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深思法術武夫則
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羞
務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計姓名飽食醉酒忽忽
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
便謂為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
｜｜｜｜｜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
有識旁觀代其入地何惜數

顧人答策假手賦詩顔氏家訓
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

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班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三九公讌則｜｜｜｜

懶營饌惰裁衣 顏氏家訓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欲煖而｜｜｜也

損恵蹲鴟 顏氏家訓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乃為羊字人饋羊肉答書云｜｜｜｜舉朝驚駭不解字義久後尋迹方知如此元氏之世洛京時有一才學重臣新得史記音而頗紕謬誤反顓項字項當為許錄反錯作許緣反遂一一謂言從來謬音專旭當音專翊耳此人先有高名翕然信行期年之後更有碩儒苦相究討方知誤焉

王莽非特鴟目虎吻亦紫色蛙聲 顏氏家訓漢書王莽贊云紫色鼃聲餘分閏位謂以偽亂真爾

昔吾嘗共人談書言及王莽形狀有一俊士自許史學名價甚高乃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又禮樂志云給太官挏馬酒李奇注以馬乳為酒也撞挏乃成二字並從手撞挏此謂撞擣挺挏之今為酪酒亦然向學士又以種桐時大官釀馬酒乃熟其孤陋遂至於此

種桐時大官釀馬酒乃熟 見上

斲窻舍人 張鷟朝野僉載陽滔為中書舍人時促命制敕令史持庫鑰他適無舊本撿尋乃斲窻取得之時人號為丨丨丨丨

江漢與河東何涉 劉肅大唐新語荊州舊有河東寺後梁蕭詧為其兄河東王所造良嗣見而驚曰此在丨丨之間丨丨丨有丨闕丨遂改奏之良嗣寡學深為人所笑

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 劉肅大唐新語尹伊嘗因坊州司戶尚藥局牒省索杜若省符下坊州供送伊判之曰坊州本無杜若天下共知省符忽有此科應由謝朓詩誤華省曹郎如此判丨丨丨丨

｜｜｜向下｜｜由是知名改補雍州司法

班孟堅文章何關固事　劉肅大唐新語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中嘆班固大才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入文選何為言無由古曰此並｜｜｜｜｜｜班｜｜聞者掩口而笑

挽鏡寒鴉集　段成式酉陽雜俎

蜀小將韋少卿韋表微堂兄也少不喜書嗜好劄青其季父常令解衣視之胷上刺一樹樹抄集鳥數十其下懸鏡鏡鼻繫索有人止側牽之叔不解問焉少卿笑曰叔不曾讀張燕公詩否｜｜｜｜｜耳

二毛之叟不如白面書生　段成式酉陽雜俎歷城北二里

有蓮子湖周環二十里湖中多蓮花紅綠間明乍疑濯錦又漁船掩映罟罾疎布遠望之者若蛛網浮杯也魏袁翻曾在湖醼集參軍張伯瑜諮公言向為血羮頻不能就公曰取洛水必成也遂如公語果成時清河王怪而異焉乃諮公未審何義得

爾公曰可思湖目清河笑而然之而實未解坐散語主簿房叔道曰湖目之事吾實未曉叔道對曰藕能散血湖目蓮子故令公思清河歎曰人不讀書其猶夜行｜｜｜｜｜｜｜｜

豈是助語

玉泉子李據宰相絳之姪生長綺紈曾宰字於澠池皆以門廕也不知書因節歲索魚不得怒追漁師云緣獺暴不敢打魚判云俯臨新歲猛獸驚人漁網至寬疎而不漏後又秪承人請假狀後判云白日黃昏須到夜即平明放歸秪承人竝不敢去又判決秪承人云如此癡頑豈合喫杖五下或語據曰豈合喫杖不合喫杖也李曰公何不會｜｜｜｜共之乎者也何別哉

人日鳥

陶穀清異錄南唐王建封不識文義族子有動揎疏俾吏錄之其載鴿事以傳寫訛謬分一字為三變而為｜｜｜｜矣建封信之每人日開筵必首進此味

反拈

沈括夢溪筆談嘗有人自負才名後為進士狀首駁歷貴近曾謫官知海州有筆工善畫水名使畫便廳掩障自為

之記自書於壁間後人以其時名至今嚴護之其間敘畫水之因曰詠於廳事以代丨丨人莫不怪之予竊意其心以謂邦君屏塞門管氏亦屏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其文相屬故謬以屏為反坫耳

呼馬為韓盧染工為伶倫　馬令南唐書苛政傳德柔本無學術妄稱博學每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按德柔李德柔

一揭枕書　陸游老學庵筆記荊公素輕沈文通以為寡學故贈之詩曰翛然丨丨丨丨臥直到日斜騎馬歸

生年二十未知周孔　陸游老學庵筆記杜牧之范陽盧秀才墓誌曰丨丨丨丨丨古有人曰丨公丨夫子蓋謂世雖農夫卒伍下至臧獲皆能言孔夫子而盧生猶不知所以甚言其不學也

梨為五臟刀斧　文瑩湘山野錄李建勳罷相江南出鎮豫章一日與賓僚遊東山各事寬履輕衫攜酒餚引步於漁溪樵塢間遇佳處則飲忽平田間一茆舍

有兒童誦書聲相君攜策就之乃一老叟教數邨童叟驚悚離席改容趨謝而翔雅有體氣調瀟灑丞相愛之遂觴於其廬置之客右叟亦不敢輒談李以脕渴連食數丨實倏有曰此不宜多食號丨丨丨丨丨丨叟竊笑丞相曰先生之哂必有異聞叟謝曰小子愚賤偶失容於鈞重然實無所聞李堅質之仍脅以巨觥曰無說則沃之叟不得已問說者曰敢問刀斧之說有稽乎曰舉世盡云必有其稽叟曰見鶡冠子所謂五臟刀斧者非所食之梨乃離别之離爾蓋言人之别離戕伐胃懷甚若刀斧遂就架取一小策振拂以呈丞相乃鶡冠子也檢之如其說李特加重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舉人臣董凝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二

三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二

武功部一

兵機

管子列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丨丨之極也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管子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存乎偏知天下而偏知天下無敵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舉如飛鳥動如雷電發如風雨管子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丨

之丨丨丨丨之丨丨丨丨之丨丨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圉**終無方原無家**管子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務時因勝之丨丨丨勝之幾行義勝之理名實勝之急時分勝之事察伐勝之行備具勝之丨丨丨勝之**聽鈔視新思濬**管子丨於丨故能聞未極丨於丨故能見未形丨於丨故能知未始**發驚動昌**管子丨於丨於丨故能至無量丨於丨故能得其實**至善不戰**管子丨丨丨丨其次一之**三器六攻**管子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丨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丨丨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翫好也不為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為六者疑錯於斧鉞不為六者益損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寡同力衆寡同力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危危窮窮**管子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丨丨而無害丨丨而無難故能致遠以數縱强以

制

徑乎不知發乎不意管子｜｜｜｜｜｜｜｜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

利適用敵管子｜｜器之至也｜｜教之盡也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教者不能用敵

使敵若據虛搏景管子善者之為兵也｜｜｜｜｜若｜｜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形無為焉無不可以化也

作内政而寓軍令管子｜｜｜｜｜｜｜制五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五家為軌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秋以田曰獮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内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

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

兵幸於權

管子夫｜｜｜｜權幸於地注幸猶勝也

武滿

管子兵威而不止命曰｜｜

伐逆伐險伐過

管子先王之伐也｜｜不伐順｜｜不伐易｜｜不伐及

知形知能知意

管子人之眾寡士之精麤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者也知形不若｜｜知能不若｜｜

參具

管子故主兵必｜｜者也主明相知將能之謂參具

尊主安國之經

管子故兵者｜｜｜｜｜也不可廢也

三驚當一至三至當一軍三軍當一戰

管子故凡用兵之計｜｜｜｜｜｜｜｜｜｜｜｜注驚謂耀威示武能驚敵使懼如此者三可當師之一至敵國師之三

至可當一軍之用軍之三用可成一戰之功

小征大匡管子是以聖人｜｜｜而｜｜不失天時不｜空地利用日維簡其數不出於計

論器論士論將論主管子故凡兵有大論必先｜其｜｜其｜｜其｜｜其｜

無溝壘有耳目管子故善用兵者｜｜｜｜｜而｜｜｜｜｜不呼儆

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管子兵｜｜｜｜｜｜｜呼儆則敵人戒苟聚則衆不用妄行則羣卒困強進則銳士挫

不行於完城池管子故軍爭者｜｜｜｜｜｜｜三

闇管子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之民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也

竽瑟美人諂臣文馬管子遺以｜｜｜以塞其內遺以｜｜｜｜以敝其外外內蔽塞可以成敗

五戰而至於兵管子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曰｜｜｜｜｜桓

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薪菜
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日虛十里靡幣日去千金管子傳戟十萬||之靡|||之行頓戟一譟而|

|之用||||之積如獨行管子蚤知敵人|||注蚤知敵人則有以備之敵人望風自退故

曰獨行也文令武令管子請興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

宋水為請楚若許則是我以||也楚若不許則遂以||馬時為主客管子夫靜與作|以||

人時以為|貴得度勿為客始管子天因人聖人因天天時不作||人事不起勿為|求

之招搖之下管子索而不得||||大武三會管子大文三會而貴義與德|

|||而偃武與力地圖管子凡兵主者必先審知|||轘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

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盡藏之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

素賞

管子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即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抱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十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十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為名於其內鄉為功於其親家

為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為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具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鄉乎

好還老子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果而勿强老子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

不得已而用之老子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恬惔為上老子||||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以奇用兵老子以正治國||

｜｜以無事取天下
天以慈衛
老子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將救之｜｜之
不怒不與
老子善戰者｜｜｜善戰勝者｜｜
不敢進寸而退尺
老子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哀者勝
老子抗兵相加｜｜｜矣注哀者慈仁
柔弱生之徒
老子堅強者死之徒｜｜者｜｜｜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注強大之兵輕戰樂殺毒流怨結衆弱為一強故不勝
尊俎折衝
晏子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觴之飲酒酣范昭曰請君之棄罇公曰酌寡人之罇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罇更之罇觶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為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且欲試

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為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也范昭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曰夫不出於｜｜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矣而太師其與焉

廟算千里帷幄之奇 鄧析子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閑習不可以當敵｜｜｜｜｜｜｜｜百戰百勝黃帝之師

兵者詭道 孫子｜｜｜｜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

多算勝 孫子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

拙速 孫子故聞兵｜｜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務食於敵 孫子故智將｜｜｜｜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

不戰而屈人之兵

孫子百戰百勝者非善之善者也丨丨丨丨丨丨丨善之善者也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 孫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不知已而知彼一勝一負不知已不知彼每戰必敗

致人而不致於人 孫子故善戰者丨丨丨丨丨丨丨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待敵者佚趨敵者勞 孫子凡先處戰地而丨丨丨丨後處戰地而丨丨丨丨

處女脫兔 孫子始如丨丨敵人開戶後如丨丨敵不及拒

五間 孫子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丨丨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

神紀 見上

農戰 商子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丨丨也

敵盡不如擊之勿疑 商子兵起而程敵政不若者勿與戰食不若者不與久敵衆勿為客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不由忿起 慎子藏甲之國必有兵遁市人可驅而戰安國之兵丨丨

丨丨兵遁見上百歲不一用不可一日忘鶡冠子兵者丨丨丨丨丨而丨丨丨丨丨也是故人道先兵行枉則禁反正則舍鶡冠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是故不殺降人與神同方鶡冠子昔善戰者舉兵相從指天之極丨丨丨丨武美文華鶡冠子設兵取國丨之丨也不動取國丨之丨也以天勝以地維以人成鶡冠子彼兵者有天有人有地兵極人人極地地極天天有勝地有維人有成故善用兵者慎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三者明白何設不可圖天權鶡冠子故所肆學兵必先丨丨陳以五行戰以五音左倍宮角右挾商羽徵君為隨以轡無素之眾轡無素之眾見上陸溺溺人鶡冠子丨丨丨丨丨故能往來賓決注其陰謀赤能地能興風波貴無與爭鶡冠子武靈王問龐煥曰寡人聞飛語流傳曰百戰而勝非善之善者也

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顧聞其解龐煥曰王者｜｜｜故太上用計謀其次因人事其下戰克

天武鶡冠子昔夏廣而湯狹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吴强此所謂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此陰經之法夜行之道｜｜之類也

漏船燒屋吴子其善將者如坐｜｜之中伏｜｜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

獨出獨入尉繚子聽臣之術足使三軍之衆為一死賊莫當其前莫隨其後而能｜｜｜｜焉獨出獨入者王霸之兵也

以靜勝尉繚子兵｜｜｜國以專勝力分者弱心分者背

若求亡子若救溺人尉繚子信在期前事在未兆故衆已聚不虛散兵已出不徒歸求敵｜｜｜｜擊敵

｜｜先稽我智尉繚子黃帝曰先神先鬼｜｜｜｜謂之天官人事而已

萬可以尅天下韓非子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矣

削迹

無遺根韓非子臣聞之曰｜｜｜｜｜｜無與禍鄰禍乃不存鑄大鍾遺仇由韓非子知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之君仇由之君大悅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卒必隨之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枝因斷轂而驅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矣名聲暴炙荀子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足以｜｜之威彊足以捶笞之後發先至荀子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之｜｜之｜此用兵之要術也善附民者善用兵荀子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是乃｜｜｜者也感忽悠闇荀子善用兵者｜｜｜｜莫知其所從出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荀子故仁人上下｜｜｜｜｜｜｜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

事凡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

聰明警戒和傳而一 荀子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

棄疑無過無悔 荀子知莫大乎——行莫大乎——事莫大乎——至無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

六術五權 荀子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亡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

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 荀子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

力術止義術行 荀子——————畧謂也曰泰之謂也注力術彊兵之

術義術仁義之術止謂不能進取霸王也言用力術則止用義術則行發此論以謂秦也新序李斯問孫卿曰當今之時為秦奈何孫卿曰力止義行秦之謂也

飾怒荀子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也

兵戎不可以從我始呂氏春秋孟春之月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不起|||||

|大兵不寇呂氏春秋大匠不斲大鑪不登大勇不鬬||||注寇害也

若水火若用藥呂氏春秋夫兵不可偃也譬之||||然善用之則為福不能用之則為禍||||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

天下良藥見上

鳧起鳧舉呂氏春秋凡兵欲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知緩徐遲後而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此所以決義兵之勝也而不可久處知其不可久處則知所||||死殆之地矣雖有江河之險則凌之雖有大山之塞則陷之并

氣專精心無有慮目無有視耳無有聞一諸武而已矣

并氣專精 見上 **莫見其形其功已成** 呂氏春秋嘗聞君子之用兵||||||||||

力貴突智貴卒 呂氏春秋||||||得之同則遬為上勝之同則濕為下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與駑駘同所為貴鏃矢者為其應聲而至終日而至則與無至同

遣偷解帳 淮南子齊與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卻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之|則夜|齊將軍之幬|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

若櫛髮耨苗 淮南子聖人之用兵也|||||所去

者少所利者多始如狐狸合如兕虎淮南子｜｜｜｜彼故輕來｜｜｜｜敵故奔走

仁人可使文中子揚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禦邊者素聞惟賢知賢敢問夫子子曰羊祜陸遜｜｜也｜｜素曰已死矣何可復使子曰今公能為羊陸之事則可如不能廣求何益戢而時動動則威國語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觀則玩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武不可覿國語｜｜｜｜文不可匿覿武無烈匿文不昭守

龢同順義國語夫戰盡敵為上｜｜｜｜為上伐備鐘鼓國語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發令於太廟名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鍾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鍾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聲其罪也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襲侵

窒聲為覺事也今宋人殺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為君故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

襲侵窒聲 見上

五間 國語厲公六年伐鄭且使苦成叔及欒黶興齊魯之師楚恭王帥東夷救鄭楚半陳公令擊之欒書曰君使黶也興齊魯之師請俟之郤至曰不可楚師將退我擊之必以勝歸夫陳不違忌一間也夫南夷與楚來而弗與陳二間也夫楚與鄭陳而不與整三間也且其士卒在陳而譁四間也夫衆聞譁則必懼｜｜也鄭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鬭心不可失也公說於是敗楚師於鄢陵按此五間與孫子五間義異

絕慮無遷 國語王孫雄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則為無貴知矣民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事君勇謀於此用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

知為始仁次之勇次

之國語夫戰｜｜｜｜｜｜｜｜｜｜｜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審賞審罰審物審備審聲國語大夫古庸乃進對曰｜｜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成進對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對曰｜｜則可以戰乎王曰辯大夫蠡進對曰｜｜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皐如進對曰｜｜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與天與人與地國語持盈者｜｜｜定傾者｜｜節事者｜｜｜始於人者人之所卒國語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也聖人因天國語天因人｜｜｜｜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故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天地未形而先為之征其事不成國語逆節

萌生｜｜｜｜｜｜｜｜｜｜｜｜｜是以｜｜｜｜雜受其刑**人事與天地相參**國語大｜｜必將｜｜｜｜｜｜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救火追亡人**國語臣聞從時者猶｜｜｜｜｜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嬴縮轉化**國語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為之災｜｜｜｜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國語臣聞古之善用兵者嬴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剛彊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

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為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

盡其陽節盈吾陰節 見上

遠交近攻 戰國策王不如丨丨而丨丨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

肘足接車上 戰國策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强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沉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丨丨丨於丨丨而智氏分矣

變徵章以雜秦軍 戰國策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合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丨其丨丨丨丨丨丨注徵幟以絳帛著於背章其別也

後起而重伐不義 戰國策大國之計莫若丨丨丨丨丨丨丨夫後起之藉與多而

兵勁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

攻戰之道非師 戰國策臣之所聞｜｜｜｜｜｜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閭閶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注言不用師

奉漏甕沃燋釜 戰國策救趙之務宜若｜｜｜｜｜注喻救之急

游人合鬬 戰國策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讐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而｜其｜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

及其鋒而用之 史記高祖紀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望歸｜｜｜｜｜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

脩多力分 史記高祖紀漢王之出滎陽入

開收兵欲復東袁生説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閒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者｜｜｜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

吹律聽聲 ｜史記律書武王伐紂｜｜｜｜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

象太白 史記天官書用兵｜｜｜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躁圜以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

陰權 史記齊太公世家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皆宗太公為本謀

伐吳七術 史記越世家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

魚書狐鳴 史記陳涉世家陳勝曰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

為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亨食得丨腹中丨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丨丨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

更以惡草具 史記陳丞相世家項羽果意不信鍾離眛等既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詳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丨丨丨丨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

僞遊雲夢 史記陳丞相世家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

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廵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

六出奇計 史記陳丞相世家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秘世莫能聞也

藉箸 史記留侯世家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

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

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

批亢擣虛 史記孫子傳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鬭者不搏撠｜｜｜｜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

解圍收弊 見上

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 史記孫子傳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相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

半至使齊軍入魏地｜｜｜｜｜｜｜｜｜｜｜｜
｜｜｜龎涓行三日大喜曰吾固知齊軍怯入吾地
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輕銳倍日并行
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
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龎涓死於此樹之下於
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
發龎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
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龎涓自知智窮兵敗
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

因勢利導

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

趣利 見上

斫樹白書 見上

先辨勝敵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不可以｜｜

兩鼠鬬穴中勇者勝 史記趙奢傳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
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
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

之猶｜｜｜於｜｜將｜｜｜

出奇無窮

史記田單傳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

以木罌缻渡軍

史記淮陰侯傳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

拔趙幟　立漢赤幟

史記淮陰侯傳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令其裨將傳飧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

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

以長擊短　史記淮陰侯傳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

囊沙　史記淮陰侯傳與信夾濰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滿盛｜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

見長見短　史記劉敬傳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餘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所｜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

匈奴不可擊也

明其為賊敵乃可服

漢書高帝紀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

從天而下

漢書周勃傳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兵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閒人於殽黽阸陿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也

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

漢書鼂錯傳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二曰｜｜｜三曰｜｜｜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

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蘢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勤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

貴謀賤戰 漢書趙充國傳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而｜｜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軍賞不踰月 漢書陳湯傳司馬法曰｜｜｜｜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

不戰下城 後漢書吳漢傳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罪也

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丨丨而丨丨非衆所及也

鋸斷門限

後漢書臧宮傳將兵至中盧屯駱越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相拒於荆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謀畔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丨丨城丨丨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絶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營宮陳兵大會擊牛釃酒饗賜慰納之越人由是遂安

擊一得二

後漢書耿弇傳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校會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儆守至期夜半弇敕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宜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臨淄出

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絶必復巳去所謂｜｜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埶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遂將其衆亡歸劇

雨射營中安坐不動

後漢書王霸傳賊復聚衆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中霸前酒樽｜｜｜｜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功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

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

後漢書馬援傳帝自西征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冘豫未決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羣議質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埶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

｜｜｜｜｜｜｜｜｜｜｜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第一嚣衆大潰按第一高平第一地名

謀如湧泉埶如轉規

後漢書馬援傳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抬集豪傑曉誘羌戎｜｜｜｜｜｜｜｜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

交縛兩炬三頭爇火

後漢書虞范傳再遷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邊人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撽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邊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營中星列敵遥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中軍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敵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潛焚珍積

後漢書尚度傳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鬬志尚計緩之

則不戰逼之必逃巳廼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廼密使所親客｜｜其營｜｜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涕泣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踴尚敕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㠯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後漢書度尚傳

增竈後漢書虞詡傳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邊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敵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

必悍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

十圍五攻

後漢書袁紹傳兵書之法｜｜｜｜敵則能戰注十倍則圍之五倍則攻之

走不逐飛

後漢書西羌傳任尚為中郎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輔尚臨行懷令虞詡說尚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棄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為使君危之尚曰憂惶久矣不知所如詡曰兵法弱不攻强｜｜｜｜自然之勢也今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曠而無功也為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二十人各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兵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人利事大功立矣尚大喜即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鈔擊杜季貢於丁奚城斬首四百餘級獲牛馬數千頭

賊到輒有喜色

魏志武帝紀始｜每一部｜公｜｜｜｜賊破之後諸將

問其故公答曰關中長遠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為功差易吾是以喜

開城掃洒

蜀志諸葛亮傳注郭沖三事曰亮屯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唯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丨四丨門丨地却丨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趨山

攻心為上

蜀志馬良傳注襄陽記曰建興三年亮征南中馬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對曰用兵之道丨丨丨丨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

迴船受箭

吳志吳主傳注魏畧曰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丨丨復以一面丨丨箭均船平乃還

白衣

搖櫓吳志呂蒙傳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䑩䑬中使｜｜｜｜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

扼喉摏心晉書宣帝紀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凡攻敵必｜其｜而｜其｜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為陸軍以向皖城引權東下為水戰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墜破之必矣

破竹晉書杜預傳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尅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

無著手處見上

不學孫吳而闇合晉書山濤傳帝嘗講武于宣武場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於時咸以濤｜｜｜｜｜｜與之｜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

覆舟之戰幡竿亦折宋書武帝紀將戰公所執麾竿折折幡沈水衆並怪懼公歡笑曰往年｜

｜｜｜｜｜｜｜｜｜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諸軍乘勝奔之循單舸走所殺及投水死凡萬餘人按循盧循

驟既力盡盛亦易衰 宋書張興世傳劉胡自領水步二十六軍平旦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曰賊來尚遠而氣盛矢驟｜｜｜｜｜｜此曹劌之所以破齊也令將士不得妄動治城如故

製師子形與象相禦 宋書宗慤傳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拒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不能當慤曰吾聞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潰散遂克林邑

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 宋書柳元景傳元景宿令軍中曰｜｜｜｜｜｜｜｜｜｜但各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

先為不可勝乃制勝之術 宋書王景文傳太宗即位加領左衛將軍時六軍戒嚴景文伏士三十人入六門諸將咸云平殄小賊易於拾遺景文曰

敵固無小蜂蠆有毒何可輕乎諸軍當臨事　解衣高卧
而懼好謀而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耳
以安衆心　齊書高帝紀城壘未畢賊前軍已　深識九變
至太祖方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妙察五色　齊書高帝紀忠誠慷慨在險彌亮丨丨　宏謀
丨丨丨丨丨丨以寡制衆所向風偃
霜照秘算雲回　齊書高帝紀匡濟艱難功均造物丨丨
丨丨丨丨丨丨旌旆所臨一麾必捷英
風所拂無　不諫之策　齊書垣崇祖傳建元二年虜遣魏
思不偃　梁王郁豆眷及劉昶馬步號二十
萬寇壽春崇祖召文武議曰賊衆我寡當用奇以制之
當修外城以待敵城既廣闊非水不固今欲堰肥水却
淹為三面之險諸君意如何衆曰昔佛狸侵境宋南平
王士卒完盛以郭大難守退保内城今日之事十倍於
前古來相承不築肥堰皆以地形不便積水無用故也
若必行之恐非事宜崇祖曰卿見其一不識其二若捨

外城賊必振之外修樓櫓内築長圍四周無礙表裏受敵此坐自為擒守郭築堰是吾｜｜｜｜也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周為深塹使數千人守之崇祖謂長史封延伯曰敵貪而少慮必悉力攻小城圖破此堰見塹狭城小謂一往可尅當以蟻附攻之放水一激急踰三峡事窮奔透自然沈溺此豈非小勞而大利邪敵衆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内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轝上城手自轉式至日晡時決小史埭水勢奔下敵攻城之衆漂墜塹中

放水一激急踰三峡 上見

人馬溺死數千人衆皆退走

分軍隱林

齊書李安民傳邉攻朐山連口甬城安民損泗口分軍應赴三軍引水步軍入屯於淮陽與敵戰破之敵退安民知有伏兵乃遣族弟馬軍主長文二百騎為前驅自與軍副周盤龍崔文仲係其後｜｜｜｜及長文至宿豫敵見衆少數千騎遮之長文且退且戰引賊向大軍安民率盤龍等趨兵至合戰于孫

溪渚戰父彎側敵軍大敗**大衆致力川岳可為**齊書周山圖傳攸之事起世祖為西討都督啟山圖為軍副世祖留據盆城衆議以盆城城小難固不如還都山圖曰今據中流為四方勢援||||||||城隍小事不足難也世祖使城局叅軍劉皆陳淵委山圖以處分事山圖斷取行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水柵旬日皆辦世祖甚嘉之**馳兩空亟定一州**梁書武帝紀東昏以劉山陽為巴陵太守配精兵三千使過荆州就行事蕭穎冑以襲襄陽高祖知其謀乃遣叅軍王天虎龐慶國詣江陵遍與州府書及山陽西上高祖謂諸將曰荆州本畏襄陽人如脣亡齒寒自有傷弦之急寧不闇同邪我若總荆雍之兵掃定東夏韓白重出不能為計況以無算之昏主役御刀應敕之徒哉我能使山陽至荆便即授首諸君試觀何如及山陽至巴陵高祖復令天虎齎書與穎冑兄弟去後高祖謂張宏策曰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次之

心戰為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近遣天虎往州府人皆有書令段乘驛甚急止有兩封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説行事不得相聞不容妄有所道天虎是行事心膂彼聞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判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漏吾謀内是||||||||矣山陽至江安聞之果疑不上穎胄大懼乃斬天虎送首山陽山陽信之將數十人馳入穎胄伏甲斬之送首高祖

臨難鑄兵豈及馬腹

梁書韋叡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合肥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揚靈允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敢請表益兵叡笑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猶如吴益巴丘蜀增白帝耳師克在和不在衆古之義也因與戰破之軍人少安

唱籌量沙

南史檀道濟傳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北畧地轉戰至濟上魏軍盛遂克滑臺道濟時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

軍至歷陽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説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

空倉數十手自封題 南史庾域傳域為華陽太守時魏軍攻圍南鄭州有｜｜｜｜所域｜｜｜｜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安以

戰如風發攻如河決 魏書中山王英傳既次義陽將取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攻易東關易攻宜須先取即黃石公所謂｜｜｜｜｜｜｜｜

羸師卷甲以侈其心 魏書張袞傳慕容寶之來寇也袞言於太祖曰寶乘滑臺之功因長子之捷傾資竭力難與爭鋒愚以為宜｜｜｜｜｜｜｜｜太祖從之果破之參合

下船而戰

猶出戶而鬭 魏書李沖傳高祖自鄴還京汎舟洪池乃從容謂沖曰朕欲從此通渠於洛南伐之

日何容不從此入洛從洛入河從河入汴從汴入淸以至於淮｜｜｜｜｜｜｜｜｜此乃軍國之大計今溝渠若須二萬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漸修之**易旗**冲對曰若爾便是士無遠涉之勞戰有兼人之力

遞進周書揚忠傳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雖稱藩附而尚有貳心忠自樊城觀兵於漢濱｜｜｜賞騎二千詧登樓望之以為三萬也懼而服焉

城下多設聲樂周書陸騰傳陵州木籠獠恃險麤獷每行抄刼詔騰討之獠既因山為城攻之未可拔騰遂於｜｜｜｜｜｜及諸雜伎亦無戰心諸賊果棄其兵仗或攜妻子臨城觀樂騰知其無備密令衆軍俱上諸賊惶懼不知所為遂縱兵擊討盡破之

車輪截流周書王軌傳陳將吳明徹入寇吕梁徐州總管梁士彥頻與戰不利乃退保州城不敢復出明徹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為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潛於清水入淮口多豎大木以

鐵鏁貫｜｜横｜水｜以斷其船路方欲密決其堰以梵之明徹知之懼乃破堰遽退龔乘決水之勢以待入淮北至清口川流已闊水勢亦衰船艦並礙於車輪不復得過軌因率兵圍而殲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千騎先走得免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並就俘獲陳之鋭卒於是殲焉

英公法

隋書宇文忻傳忻妙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忻所建在下輒相謂曰此必｜｜｜也其見推服如此按忻封英國公故云

平陳七策

北史賀若弼傳平陳後六年弼撰其書策上之謂為御授｜｜｜｜上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

設三伏

舊唐書太宗紀義寧元年十二月復為右元帥總兵十萬徇東都及將旋謂左右曰賊見吾還必相追躡｜｜｜以待之俄而隋將段達率萬餘人自後而至度三王陵發伏擊之段達大敗追奔至於城下因於宜陽新安置熊穀二州戍之而還

以權道迫

之

舊唐書太宗紀九月薛舉死其子仁杲嗣立太宗又
為元帥以擊仁杲相持於折墌城深溝高壘者六十
餘日賊衆十餘萬兵鋒甚銳數來挑戰太宗按甲以挫
之賊糧盡其將牟君才梁胡郎來降太宗謂諸將軍曰
彼氣衰矣吾當取之遣將軍龐玉先陣於淺水原南以
誘之賊將宗羅睺併軍來拒玉軍幾敗既而太宗親御
大軍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望見復迴師相拒太宗
將驍騎數十入賊陣於是王師表裏齊奮羅睺大潰斬
首數千級投澗谷而死者不可勝計太宗率左右二十
餘騎追奔直趣折墌以乘之仁杲大懼嬰城自守將夕
大軍繼至四面合圍詰朝仁杲請降俘其精兵萬餘人
男女五萬口既而諸將奉賀因問曰始大王野戰破賊
其王尚保堅城王無攻具輕騎騰逐不待步兵徑薄城
下咸疑不尅而竟下之何也太宗曰此｜｜｜｜｜使
其計不暇發以故尅也羅睺恃往年之勝兼復養銳日
久見吾不出意在相輕今喜吾出悉兵來戰雖擊破之

擒殺蓋少若不急躡還走拔城仁杲收而撫之則便未可得矣且其兵衆皆隴西人一敗拔退不及迴顧散歸隴外則折摭自虚我軍隨而迫之所以懼而降也此可謂成算諸君盡不見耶諸將曰此非凡人所能及也

牧馬河北 舊唐書太宗紀建德自滎陽西上築壘於板渚太宗屯武牢相持二十餘日諜者曰建德伺官軍芻盡候牧馬於河北因將襲武牢太宗知其謀遂｜｜｜｜以誘之詰朝建德果悉衆而至陳兵汜水世充將郭士衡陣於其南綿亘數里鼓譟諸將大懼太宗將數騎昇高丘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見大敵今度險而戰是無政令逼城而陣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乃氣衰陣久卒饑必將自退追而擊之無往不尅吾與公等約必以午時後破之建德列陣自辰至午兵士飢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逡巡斂退太宗曰可擊矣親率輕騎追而誘之衆繼至建德迴師而陣未及整列太宗先登擊之所向皆靡俄而衆軍合戰囂塵四起太

宗率史大奈程齩金泰叔寶宇文歆等揮幡而入直突出其陣後張我旂幟賊顧見之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餘級虜其衆五萬生擒建德於陣

擊鵝鴨雜聲

舊唐書李愬傳初至張柴諸將請所止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也比至懸瓠城夜半雪愈甚近城有鵝鴨池愬令驚擊之以雜其聲賊恃吳房朗山之固晏然無一人知者

閉壁以折之

舊唐書薛舉傳後高祖命太宗率諸軍以擊仁杲師次高墌而堅壁不動諸將咸請戰太宗曰我士卒新敗銳氣猶少賊以勝自驕必輕敵好鬬故且｜｜｜｜｜待其氣衰而彼奮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者久之仁杲勇而無謀兼糧餽不屬將士稍離其內史令翟長孫以其衆來降仁杲妹夫偽左僕射鍾俱仇以河州歸國太宗知其可擊遣將軍龐玉擊賊將宗羅睺於淺水原兩軍酣戰太宗以勁兵出賊不意奮擊大破之乘勝進薄其折墌城仁杲窮蹙率偽百

官開門降太宗納之**權在於速**舊唐書裴寂傳兵法尚權｜｜｜**遣人試彈琵琶二女子對舞**舊唐書柴紹傳吐谷渾與黨項俱來侵邊命紹討之敵據高臨下射紹軍中矢下如雨紹乃｜｜｜｜｜｜｜｜｜｜｜敵異之駐弓矢而相與聚觀紹見敵陣不整密使精騎自後擊之敵大潰斬首五百餘級**使功不如使過**舊唐書李靖傳會開州蠻首冉肇則反率衆寇夔州趙郡王孝恭與戰不利靖率兵八百襲破其營後又要險設伏臨陣斬肇則俘獲五千餘人高祖甚悅謂公卿曰吾聞｜｜｜｜｜｜李靖果展其效因降璽書勞曰卿竭誠盡力功效特彰遠覽至誠極以嘉賞勿憂富貴也**棄船江中**舊唐書河間王孝恭傳孝恭獻平銑之策高祖嘉納之三年進爵為王改信州為夔州使拜孝恭為總管令大造舟檝教習水戰以圖蕭銑孝恭白巴蜀首領子弟量才授用置之左右外示引擢而實以為

質也尋授荆湘道行軍總管統水陸十二總管發自硤州進軍江陵攻其水城尅之所得船艦於江中諸將皆曰屬得賊船當藉其用何為棄之無乃資賊耶孝恭曰不然蕭銑偽境南極嶺外東至洞庭若攻城未拔援兵復到我則内外受敵進退不可雖有舟檝何所用之今銑緣江州鎮忽見船舸亂下必知銑敗未敢進兵来去覘伺動淹旬月用緩其救我尅之必矣

猨臂之勢

舊唐書李光弼傳史思明乘勝而西光弼整衆徐行至洛謂留守韋陟曰賊乘鄴下之勝再犯王畿宜按甲以挫其鋒不利速戰洛城非禦備之所公計若何陟曰加兵陝州退守潼關據險以待之足挫其鋭矣光弼曰此蓋兵家常勢非用奇之策也夫兩軍相寇貴進尺寸之間耳今委五百里而不顧是張賊勢也若移軍河陽北阻澤潞三城以抗勝則擒之敗則自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則｜｜｜｜也

唐兵之大勢三變

唐書兵志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

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哉然其因時制變以茍利趨便至於無所不為而考其法制雖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於後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為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蓋丨有天下二百餘年而丨丨丨丨丨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强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彊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

閉門偃幟

唐書霍王元軌傳突厥攻定州元軌令丨城丨丨旗丨敵疑不敢入夜遁

先招懷後掩襲

唐書蕭俛傳吐

蕃寇涇州詔兵護邊帝因問兵法有必勝乎俛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用之故武不可玩玩則無震夫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故有不殺厲不禽二毛不犯田稼其救人如免水火此必勝術也若乃以小不忍輕任干戈師曲而敵怨非徒不勝又將自危是以聖王慎於兵帝重其言

須權以勝之 唐書張守珪傳詔以守珪為瓜州刺史墨離軍使督餘衆完故城版築方立敵奄至衆失色守珪曰創痍之餘詎可矢石相确｜｜｜｜｜遂置酒城上會諸將作

平戎十八策 唐書王忠嗣傳時突厥新有難忠嗣進軍磧口經略之烏蘇米施可汗請降忠嗣曰其方彊特文降耳乃營木剌蘭山諜虛實因上｜｜｜｜

樂聲不輟 五代史梁本紀光啟三年秦宗權遣其將秦賢盧瑭張晊攻汴賢軍板橋晊軍北郊瑭軍萬勝環汴為三十六栅王顧兵少不敢出乃遣朱珍募兵於東

方而求救於充鄆三年五月充州朱瑾鄆州朱宣來赴援王置酒軍中中席王陽起如廁以輕兵出北門襲瑾而｜｜｜｜瑾不意兵之至也充鄆之兵又從而合擊遂大敗之

結草為人執以旗幟

五代史梁臣傳唐莊宗入魏劉鄩以謂晉兵悉從莊宗赴魏而太原可襲乃｜｜｜｜｜｜｜以驢負之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關襲太原晉兵望梁壘旗幟往來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

折箭勝用兵十萬

五代史雜傳燕王劉守光囚其父仁恭與其弟守文有隙紹威馳書勸守光等降梁太祖聞之笑曰吾常攻燕不能下今紹威｜｜｜乃卜｜｜｜｜｜

決勝料勢決戰料情

五代史雜傳梁晉戰胡柳晉軍敗莊宗欲引兵退保臨濮閻寶曰夫｜｜｜｜｜｜｜｜情勢既得斷在不疑今梁兵窘蹙其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也莊宗曰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

兵屯八百

里 五代史吳越世家黄巢攻掠浙東至臨安錢鏐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耳若大衆至何可敵邪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傍媼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矣巢衆至聞媼語不知其地名皆曰嚮十餘卒不可敵况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過

指坐衣花紋為形勢 宋史何灌傳從熙河都監張康國薦於徽宗召對問西北邊事以笏畫御榻｜｜｜｜｜｜｜｜帝曰敵在吾目中矣

驅羊以襲 金史完顔安國傳明昌六年左丞相夾谷清臣出兵以安國為先鋒都統適臨潢泰州屬部叛安國先討定之以功遷本路招討使兼威遠將軍節度使承安元年大鹽濼之戰殺獲甚衆詔賜金幣既而右丞相襄總大軍進安國為兩路都統大捷於多泉子襄遣安國追敵僉言糧道不繼不可行也安國曰人得一羊可食十餘日不如｜｜

｜｜之便遂從其計安國統所部萬人疾驅以薄之降其部長捉聞進官四級遷左翼都統

掩映林木張設疑兵元史洪俊奇傳小字茶丘乃顏叛車駕親征命率高麗女直漢軍扈從猝遇乃顏騎兵萬餘時茶丘兵不滿三千衆有懼色茶丘夜令軍中多裂裳帛為旗幟斷馬尾為旄｜｜｜｜｜｜｜乃顏兵大驚以為官兵大至遂降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陰符經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故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火生於木火發必尅奸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煉謂之聖人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神之

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於目禽之制在氣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故曰沈水入火自取滅亡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見上

三盜 見上

三反晝夜用師萬倍 見上

難知如陰不動如山 陰符經注聖人

見其巧拙彼此不利者其計在心彼此利者聖哲英雄區焉況用兵之務哉筌曰中慾不出謂之啟外邪不入謂之閉內啟是其機也｜｜｜｜｜｜｜｜巧拙之性使人無間而得窺也一者能獨往獨來六韜武王問太公曰兵道何如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黃帝曰一者階於道機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六韜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為之奈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復疾擊其不意全勝不鬬大兵無創六韜｜｜｜｜｜｜｜｜｜與鬼神通微哉微哉行奇譎設殊異六韜摧士三人主｜｜｜｜｜｜｜｜｜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刑上極賞下通六韜殺貴大賞貴小殺其當路貴重之人是刑上極也賞極牛豎馬洗廄養之徒是賞下通也｜｜｜而｜｜｜是將威之所行也一

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六韜諸有陰事大慮當用書不用符主以書遺將將以書問主書皆｜｜｜｜｜｜｜｜｜｜｜

疾雷不及掩耳迅雷不及瞑目六韜是以｜｜｜｜｜｜｜｜｜｜｜｜｜｜｜｜｜｜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

奇正發於無窮之源六韜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於敵家之衆變生於兩陣之間｜｜｜｜｜｜

神勢六韜古之善戰者非能戰於天上非能戰於地下其成與敗皆由｜｜得之者昌失之者亡

器械為寶鬬勇為首六韜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敵人四合而圍我斷我歸道絕我糧食敵我既衆糧食甚多險阻又固我欲必出為之奈何太公曰必出之道｜｜｜｜｜｜｜

壘上多飛鳥而不驚六韜太公曰聽其鼓無音鐸無聲望其｜｜｜｜｜｜｜｜上無氛氣必知敵詐而

為偶人也敵人卒去不遠未定而復反者彼用其士卒太疾也太疾則前後不相次不相次則行陣必亂

軍城 六韜太公曰處山之左急倫山之右處山之右急倫山之左險有大水無舟揖者以天潢濟吾三軍已濟者急廣吾道以便戰所以武衝為前後列其強弩令行陣皆固衢道谷口以武衝絕之高置旌旗是謂||

先定戰地戰日 六韜凡用兵之法三軍之衆必有分合之變其大將||||||然後移檄書與諸將吏期攻城圍邑各會其所

十四變可擊 六韜夫欲擊者當審察敵人|||變見則擊之敵人必敗武王曰十四變可得聞乎太公曰敵人新集|||人馬未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涉長路可擊濟水可擊不暇可擊阻難狹路可擊亂行可擊心怖可擊

鼓走疑 逸周書五虞一|||二倫從來三佐軍舉旗四采虞人謀五後動撚之注撚從也

柔武 逸周書勝國若化不動金鼓善戰不鬬故曰｜｜四方無拂奄有天下

猛虎羽翼 諸葛亮心書夫兵權者是三軍之司命主將之威勢將能執兵之權摠兵之勢而臨羣下譬如｜｜加之｜｜而翱翔四海隨所遇而施之

所攻神與勾陳并氣下制所臨之辰 酈道元水經注河南有勾陳壘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尚書所謂不期同時也紫微有勾陳之宿主鬬訟兵陣故遁甲攻取之法以｜｜｜｜｜｜｜｜｜｜｜｜｜｜則秩禽敵是以壘資其名矣按注云秩守疑悞

澄之以無事濡之以至仁 羅隱兩同書化行而衆和戰利而寇息然後｜｜｜｜｜｜｜｜｜｜｜此聖主所以得其裡也

運糧勢難行遠 沈括夢溪筆談凡師行因糧於敵最為急務｜｜不但多費而｜｜｜｜子嘗計之人負米六斗卒自攜五日乾糧人餉一卒一去可十八日若計復回只可

進九日二人餉一卒一去可二十六日若計復回止可進十三日三人餉一卒一去可三十一日計復回止可進十六日三人餉一卒極矣若與師十萬輜重三之一止得駐戰之卒七萬人已用三十萬人運糧此外難復加矣運糧之法人負六斗此以總數率之也其間隊長不負擕汲減半所餘皆均在衆夫更有死亡疾病者所負之米又以均之則人所負常不啻六斗矣故軍中不容冗食一夫冗食二三人餉之尚或不足若以畜乘運之則駞負三石馬騾一石五斗驢一石比之人運雖負多而費寡然芻牧不時畜多瘦死一畜死則并所負棄之較之人負利害相半

援五騎五色旗為斥候

王稱東都事畧曹翰傳詔督役開河南自雄至莫以通漕運翰遣徒伐巨木於邊地｜｜｜以｜｜｜｜｜｜如遇寇舉白旗有林木舉青旗烟火舉赤旗陂澤舉黑旗丘陵舉黃旗以為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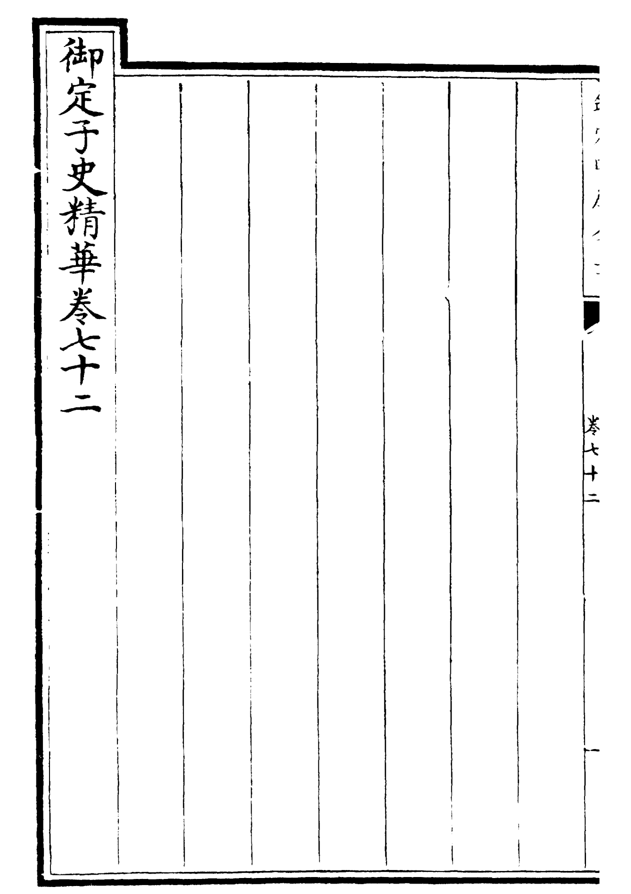
香料布地縛羊擊鼓

羅大經鶴林玉露開禧用

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敵常以水擄敗我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敵人驚視亟放水擄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與戰且前且却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煮黑豆｜｜上復前搏戰佯為敗走敵乗勝追逐其馬已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敵人馬死者不勝計又嘗與敵對壘度敵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來相追乃留旗幟於營并｜生｜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有聲敵不覺其為空營復相持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近時沅州蠻叛荊湖制司遣兵討之蠻以竹為箭傅以毒藥畧着人肉血濡縷無不立死官軍畏之莫敢前乃祖再遇之智裝束藁人羅列焜燿蠻見之以為官軍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直擣其穴一戰而平

師螘

張仲才文始真經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戰｜制兵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二